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

——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

陈志钢, 保继刚

(中山大学 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 城市发展空间外拓对其边缘区乡村影响较大, 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对山东省日照市王家皂村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对旅游化的效应进行评价, 得出: 旅游化使得村民旅游经济收入得以迅速增加; 村民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 村民旅游参与意识增强, 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 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 社区问题开始显现; 正、负旅游示范效应影响并存, 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等结论, 并对旅游化效应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城市边缘区; 乡村旅游化; 效应评价; 王家皂村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2007)03-0065-06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 城市内部空间重组以及外部空间拓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大, 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的乡村成为城市空间变化的首要波及区域。农村土地征用或者行政划拨, 使得以土地经济收入为主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物质载体, 接踵而至的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的权益的维护以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1]问题, 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利于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城乡差距的缩小、“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随着国内休闲度假市场的兴起与繁荣, 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区的乡村因其自然环境、民风民俗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而成为城镇居民节假日休闲度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由于开发成本与运营费用低、经营简单方便、经济效益较好、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女性可以充分就业而受到广大农户的青睐, 这也成为失地后农民的重要出路之一。农民就业开始从农业生产向旅游服务转型, 这种发端于就业结构转变的农村非农化进程则表明旅游化的兴起。

Young(1983)在研究发展旅游对马耳他渔业、农业村落景观影响时第一次使用旅游化(touristization)的概念^[2], 并用概念模型来解释旅游化进程与景观变化, 但未对旅游化进行系统的界定。此后, Perdue等(1987)在

旅游化对农户的期望与态度研究^[3], Mason & Cheyne(2000)在对旅游化对居民态度影响的研究中均没有给出乡村旅游化明确的概念^[4], 但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综合为: 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发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转化; 乡村旅游化对乡村居民、乡村旅游开发者存在着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结合上述观点并借鉴相关研究^[5], 该文将乡村旅游化定义为: 乡村发展过程中农业、渔业劳动力向旅游从业人员转化以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及其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旅游化的过程涉及到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农户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就业方式的转换以及农村社区的变迁, 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国内外关于旅游化的研究不够系统, 特别是旅游化对农户的效应的研究较少。选择山东日照市王家皂村作为案例研究点, 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旅游化对乡村旅游经济效应、旅游意识效应、社会环境效应以及旅游示范效应的影响, 并试图阐释旅游化区别于城镇化等其他类型的社会意义。

2 研究区域概况

王家皂村位于日照市城市边缘, 北临桃花岛风情节园, 南依万平口海滨旅游区, 是黄海之滨一个较具特色的村落。全年平均气温 12.5℃, 平均舒适指数为 14.16。1998年前, 是一个以渔业、农业收入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所得为主的较为贫穷的村落, 1998年日照市政府一次性征用 14.66 hm² 土地后, 农民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虽征地后农民得到较多的土地征用补偿, 但大多数农民理财能力有限, 加之近年渔业资源逐年减少,

收稿日期: 2006-08-20; 修回日期: 2007-03-12

作者简介: 陈志钢(1979-), 男, 土家族, 湖南石门人, 博士, 主要从事旅游管理与旅游规划研究, (E-mail) gzc19790326@163.com。

失地后农民可持续生存面临较大的压力。

1999 年王家皂村所属日照市东港区政府通过道路、停车场、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重点扶植王家皂村利用海水浴场以及农民住房试点开发具有家庭旅馆性质的旅游。第一年 12 户先行开发旅游的农户获得了较好收益,这激发了其他农户开发旅游的积极性,第二年就增加到 80 户,由此该村也开始实现向旅游化的转型,并开

创出一条失地后农民自谋生路的致富之路。截至 2006 年 3 月,王家皂村集体与村民合计投资 2 000 万元,全村 106 户全部开发旅游,现有床位 3 500 个与一个 80 m 长的露天海水浴场。“政府扶持,农户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成为山东省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并于 2005 成为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村(表 1)。

表 1 1999 ~ 2005 年王家皂村旅游经济情况统计

Tab.1 The socioeconomic stat. of Wangjiazao Village in 1999 ~ 2005

主要指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人口数量/人	248	248	248	260	260	310	306
旅游户数/户	12	60	80	100	106	106	106
旅游收入/万元	30	100	150	220	250	320	400
床位数/张	400	2 000	2 200	2 600	3 000	3 500	3 500

资料来源:日照市东港区统计数据,2006 年 3 月。

3 研究方法

采取关键人物访谈(key person interviewing)、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与整群抽样问卷调查(cluster sampling questionnaire survey)等方法收集原始数据,并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1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调研分为两个阶段进行:2005 年 12 月 7,8 日进行参与式观察;2006 年 4 月 1,2 日进行关键人物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整群抽样问卷调查,问卷回收截至 2006 年 4 月 22 日。对日照市东港区建设局、秦楼街道办事处以及王家皂村村委、最早搞旅游的户主、收入最多的户主等五类关键人物群体进行半结构式访谈(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共计访谈人数 10 人。整群抽样问卷调查:对王家皂村开发旅游的 106 户农户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共计 106 份,回收问卷 92 份,其中有效问卷 85 份,有效率 94.4%。

4 研究结果

4.1 旅游化速度逐年加快,农户的经济收入增加

旅游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效应上。旅游化的经济效益刺激了农户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表 2)。

农民参与旅游积极性的提高,客观地反映了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1999 年前,63.6% 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在 0.5 ~ 1.5 万元之间,其中收入在 2 万元以上的农户仅占 1.2%,而 2005 年上述两个指标分别达到 89%,57.6%。从表 2 可以看出,7 年间,人均旅游毛收入大幅增加,从 1999 年的 1 210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13 072 元,而远高于同期人均收入的增加幅度(1999 ~ 2005 年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为 57.3%),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旅游毛收入为村委会统计概数,不太精确;第二,农户将旅游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家庭旅馆的建设与装修,但无论是哪种原因均不能改变旅游化增加农户经济得益的事实。

旅游的发展促使了农户建房、改造房屋的热潮,农户对原有住宅进行翻修、扩建、改造,虽现王家皂村 90% 以上的农户住宅为平房,但绝大多数农户近几年内均对房屋建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资。从问卷调查得知,2004 年 82.3% 的农户在房屋改造上花费 7 000 元以上,而 2005 年则达到了 94%,其中 70.2% 的农户花费在 1.5 万元以上。庭院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反映了村民希望通过提高家庭旅馆档次来接待更多游客、增加旅游收入的愿望。在对旅游收入使用的调查中,89.4% 的农户打算将旅游所得继续投资家庭旅馆,只有极少数农户将钱

表 2 1999 ~ 2005 年旅游户数、旅游收入、人均收入统计

Tab.2 The stat. of tourism family, tourism income and mean income in 1999 ~ 2005

主要指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旅游户指数/%	11.3	56.6	76.5	94.3	100	100	100 轻化
人均旅游毛收入/元	1 210	4 032	6 048	6 462	9 615	10 326	13 072
人均收入/元	3 686	4 286	4 500	4 980	5 181	5 601	5 801

资料来源:日照市东港区统计数据,2006 年 3 月。

存进银行或用于其他用途。

农户经济得益的增加还反映在拥有的家用电器数量、卧室数量、房屋建筑面积与造价上。旅游前,农户平均拥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手机、VCD/DVD、照相机、热水器等8件家用电器中的2.51件,81.2%的农户拥有3件以下的家用电器,而旅游后农户的平均拥有量已达到5.75件,96.5%的农户拥有3件以上。旅游前,农户房屋平均建筑面积108 m²,拥有卧室4.1间,而旅游后分别达到193 m²和9.4间。房屋的档次也发生了变化,旅游前房屋的平均总造价大约49350元,其中有60%的农户借款建房,而旅游后的房屋平均总造价129070元,装修花费47060元,其中55%的农户借款建房。

农户对家庭旅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不断增加客观上加快了旅游化的进程,反之,农户庭院建设带来的家庭旅馆档次的提高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给农户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从而也促使了旅游化进程的加快。参与旅游户指数的变化则明确地反映了旅游化进程的速率。随着旅游就业的增多、旅游收入在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王家皂村开始向具有旅游性质的村落社区转型。

4.2 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向单部门经济转移

旅游化加速了收入来源渠道的变化。旅游开发前王家皂村是一个农、渔兼有的村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打鱼所得、外出务工、农业收入,3个方面的从业人员占全村人口比例分别为55.8%,15.3%和10.6%。从表3可知,旅游收入、床位数以及旅游户数的增加对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数量存在影响。旅游收入与三次产业人数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6以上,其中与第一产业人数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二产人数在0.05上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旅游化的建设以及农户旅游收入的增多,更多农业、渔业就业人员转向旅游服务业。床位数与旅游户数也明显影响着第一、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旅游户数的增多、床位数的增加也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旅游服务业的转化。

表3 主要旅游指标与三产从业人员的相关系数

Tab.3 Coefficients of correl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to income and career population

主要指标	一产人数	二产人数	三产人数
旅游收入	-0.945 **	-0.839 *	0.658
床位数	-0.982 **	-0.851 *	0.794 *
旅游户数	-0.973 **	-0.754	0.844 *

说明:资料来源为1999~2005年日照市东港区统计数据;相关系数计算模型为pearson相关系数,spss11.0完成;显著性检验水平**为0.01,*为0.05。

旅游开发后,除了旅游就业外,56.5%的农户没有

从事其他行业,农业收入、打鱼所得急剧下降。既反映了土地、渔业等生产资料的失去或减少,同时也反映了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得到大多数农户的认可,并从旅游发展中得到了较多实惠。收入来源渠道的变化导致了从业结构的改变。旅游开发前,王家皂村户均从事农业生产、打鱼、打工、做小生意中1.5个职业,而旅游后,上述指标下降到0.05,绝大多数从事旅游服务业。三产人员从业比例也从1999年的4:1:1变化到2005年的0:1:11.9,基本没有农业从业人员。随着旅游化的推进,农民的就业向家庭旅馆服务、海水浴场摊点服务、海滨娱乐项目服务等集中,就业结构从农业生产向旅游服务转化。在旅游旺季,劳动力较少的家庭通过雇佣外来工或者亲戚来解决劳动力不够的问题,而在淡季有些家庭还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上述变化表明旅游化促进了王家皂村劳动力从两部门经济(农业与渔业)、三部门经济(农业、渔业与服务业)向单部门经济(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也就是说农民的就业结构从农业、渔业、外出务工向旅游服务业集中,这种变化趋势与旅游化的速率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就业向旅游服务的集中趋势也反映了农民越来越依赖于旅游业的发展。

4.3 旅游参与意识增强,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

乡村旅游化的建设提高了农民的旅游经营意识,反之农民旅游参与意识也加快了乡村旅游化的进程。农户从仅仅提供住宿到为旅游者提供食、住、购、娱等全方位的产品与服务。就特色餐饮来说,主要包括具有山东地方特色的玉米粥、煎饼以及具有海滨特色的带鱼、风蛸、牡蛎、文蛤、虾虎、沙蚕等鱼类、贝类菜品;就购物来说,主要包括自家制作的虾皮、海米以及具有日照特产绿茶、山黑陶等;就娱乐来说,提供空中飞伞、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活动。村集体统一管理下的海水浴场的摆摊设点销售土特产、纪念品以及照相、康乐球等也成为农户旅游收入的来源之一,农户通过抓阄的形式确定海水浴场的摊位并每月交纳一定的资金给村委会作为环境卫生管理费。

旅游收入的增加也增强了农户对旅游发展的信心,90.6%的农户认为搞旅游能使自己富裕起来。为了促使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开始关心政府、村集体的决策(图1)。

政府领导下的农户自发旅游开发是王家皂村乡村旅游化的重要特征,27.1%的农户认为搞旅游是响应政府号召;56.5%的农户认为搞旅游属于自己主动行为,而政府在旅游化中的作用较为明显;69.4%的农户认为政府在自己搞旅游中所给予的帮助较大。旅游化初期阶段,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政策扶持以及对农户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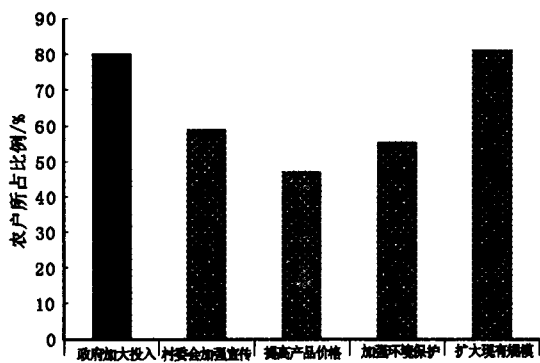


图 1 可持续发展应该采取的措施

Fig. 1 The metho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发旅游产品的信息支持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在旅游化进入正常轨道后,政府对旅游发展的定位、监控以及经验的总结与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4 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社区问题开始显现

随着旅游化的建设与旅游业的发展,王家皂村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开发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影响着村民的生活质量。旅游化同时还

造成了治安、卫生、人口、教育、安全等社区问题。乡村社区在日常消费、旅游经济、旅游意识、对环境认识等方面呈现分层状态,村民之间、村民与外来租赁户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而环境问题是日照乡村旅游化社区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王家皂村目前尚无固定的生活垃圾回收设施、没有污水管网、生活废气不经处理乱排、各家标志牌“琳琅满目”、村落绿化较差,村落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开始退化。

从图 2 分析可知,农户对生活环境的评价满意度逐步降低。旅游开发前,55.3%的农户对村落的生活环境很满意,而旅游开发后只有 15.3%,减幅达 40%,客观地反映了旅游在给农户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给村落环境带来了压力,农民已经意识到旅游业不一定是“无烟产业”。在对影响村落生活环境的调研中发现,农户认为生活污水的排放(非常认同比例为 34.1%)、油烟排放(非常认同比例为 38.8%)、垃圾乱扔(非常认同比例为 28.2%)是影响生活环境的主要因素,而对凌乱的广告牌(非常认同比例为 25.9%)所带来的隐性环境影响感知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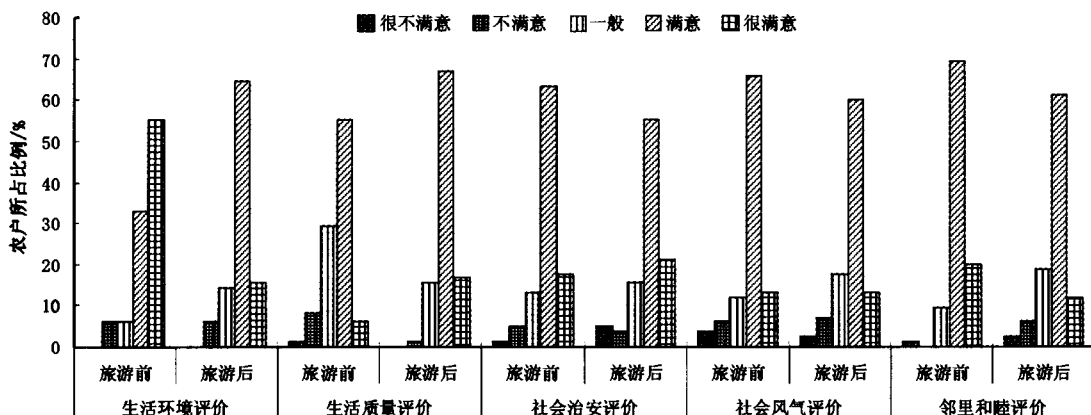


图 2 农户对社会环境满意度的评价

Fig. 2 The comment of social environment

总的来说,王家皂村旅游化的发展呈现较为有序的状态,原有的村规民约仍然起到相当积极的控制作用。民风依然淳朴,对外来租赁开发旅游持接纳态度,87.1%的农户认为外来租赁不会影响其旅游收入,98.8%的农户在外来租赁户需要帮助时会主动提供帮助,但村落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邻里和睦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农户在对旅游开发后对上述 3 个指标的评价的满意率较之旅游前不同程度地下降,但农户对旅游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持肯定态度,83.6%的农户对现在的生活状态较为满意,高于旅游开发前的 61.2% 近 23 个百分点。

4.5 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

旅游者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社区中,产生的各种影响,称之为示范效应^[6]。游客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旅游目的地社区原有的社会生态平衡,对社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游客的行为习惯、卫生意识、举止谈吐、消费行为冲击着农民的思想意识,居民面临重新价值选择与重构,这种效应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方面。

旅游化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物质得益、经济意识、道德素质等方面,69.4%和 68.2%的农户觉得旅游使自己赚到了钱也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

75.3%和71.8%的农户觉得自己的经济意识和道德素质提高了。同时,81.1%的农户并不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访谈中发现农民觉得虽然自己的经济收入增加,但还是充当为别人服务的角色。

在旅游的示范效应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农户对游客友好的态度(占69.4%)、乐观的精神(占48.2%)、良好的卫生习惯(占47.1%)的认同度较高,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而对游客高雅的谈吐(占30.6%)、花钱的潇洒(占16.5%)等的认同度较低。在访谈中发现,农户比较希望接待有礼貌、卫生习惯良好的游客。

在对游客一些负面的行为的评价时,绝大多数农户对酗酒、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行为不满,较为反感;而对公共场合抽烟、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行为则显得较为包容(表4)。

表4 农户对游客负面行为的评价 %
Tab.4 Appraisalment about tourists' negative behavior

评价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满意率	中立率	反感率
公共场合抽烟	2.0471	0.5957	1.2	18.8	80.0
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1.9647	0.5444	0	12.9	87.1
酗酒	1.9176	0.5167	0	9.4	90.6
随地吐痰	1.7647	0.4793	0	2.4	97.6
随地大、小便	1.5176	0.6475	0	1.2	98.8
乱扔垃圾	1.6941	0.6177	0	1.2	98.8

说明:表中评价变量采用Likert5级量表,1~5分别代表“非常反对”、“反对”、“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其中,“满意率”是指“满意”和“非常满意”所占比例之和;反感率为“反对”和“非常反对”所占比例之和;“中立率”是“一般”所占比例。

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多、闲暇时间的增加以及受游客旅游行为的影响,加之希望通过外出旅游来获取更多经验来进行旅游产品的开发,大多数农户愿意在淡季外出旅游来开阔眼界,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民出游率并不高。虽村民的户均外出旅游次数从旅游化前的0.39次增加到旅游化后的0.53次,但人均出游率却一直非常低。

目前王家皂村的社会生态仍处于平衡状态,但是随着外来旅游者、租赁者的进入以及农户之间旅游竞争的加剧,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收入、消费、住房等社会分层将加速发展,而社区社会生态平衡的再次重构将花费较大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因此,需要有效控制游客与外来租赁户的示范效应,降低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农民无法自主地对买方市场进行研究、无法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以及无法自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情况下,政府的规范、引导、监督有利于解决转型期的乡村旅游化建设中的摩擦与矛盾。

5 结论与讨论

日照乡村旅游化进程由政府直接引导,虽源于失地后农民迫于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经济收入来源转向,但也烙上较为鲜明的转型期的时代特色。旅游化进程伴随着农民经济收入增长、劳动就业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社区问题等无序现象,但目前旅游化所带来的效应多为正面效应,对当地社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镇化是农业工业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7]。城市边缘区是受城市经济、社会与空间扩展所影响的乡村,如以非农化的方式和水平为指标加以区分,大致可分为:工业村、农业村、城村、镇村等类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也开始趋向多元化,具较强产业关联性的旅游业成为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而在旅游化影响下形成的旅游村,丰富了城市边缘区城镇化村落的类型。对旅游村的旅游化效应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社会意义。

(1)旅游化的效应一方面反应了旅游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影响。有利于将“农村现代化”与“国家政治、经济变迁对农村社区造成的影响”两种农村社区的研究取向^[8]结合起来,使之在过程与结果研究上形成契合,突破单方面研究的局限性,构建整体研究框架。

(2)旅游化给农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更重要的是在旅游化进程中^[9],农民并不是旅游化被动的“局外人”,而是能动的“参与者”,具有较强自主性与参与性。通过参与旅游,农户的经济意识得以提高,在旅游正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农户的道德素质、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得到增强。旅游服务业的特性使得其对服务者的素质要求较高,农户要么主动地学习要么被动地接受来提升自身素质,这也成为失地后农户除了旅游经济收益外的另一大收获。

(3)素质提高的农户更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与原有的村规民约,更热心地参与社区建设、用更积极的心态维护社区的生态平衡。在此背景下,政府制定的关于社区《家庭旅馆管理办法》、《农家餐馆经营标准》、《乡村社会治安管理标准》等“游戏规则”更容易被农户理解与遵守。同时,农户也希望游客尊重当地文化、保护本地的环境与资源,通过与游客构筑良性的主客关系,共同维护旅游村的稳定、繁荣与和谐。

(4)旅游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也经历了从“实干家”到“管理者”、从投资主体向管理主体的转变。政府角色数度变化,从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扶持部分村落旅游化的参与型政府到制定海滨旅游开发的规划与规

则的立法型政府,再到关注乡村农民旅游化后福利问题的行政型政府,显示了政府在旅游化过程中的作用与行政能力。

总体来说,较之其他形式的城镇化,旅游化的最大效应并不在其经济效应,而在其社会效应。较之城村、镇村等类型农户失地后依靠大笔土地补偿金以及房屋租金而基本不用劳作的生活方式,旅游化农户失地后的生活状态更积极、村落社区结构更稳定也更良性、发展更可持续,同时也具有更积极的社会意义。换言之,在旅游化进程中,农户不仅获得了经济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旅游中提高了自身素质、实现了自我价值,由此也能自觉地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构建更加和谐的乡村社区。

致谢:感谢日照市建设委员会、规划局,东港区城建局、政府办公室,秦楼街道办事处,王家皂村、乔家敦子村、任家台村、董家滩村等单位在此次调研中给予的极大帮助!

参考文献:

[1] 王景新.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7.

- [2] Bruce Young. Touristization of traditional maltese fishing - farming villages: a general model[J]. *Tourism Management*, 1983, 4(1): 35-41.
- [3] Peter Mason, Joanne Cheyne. Residents' attitudes to proposed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2): 391-411.
- [4] Richard R, Perdue, Patrick T, et al. Rural resident tourism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7, 14(3): 420-429.
- [5] 朱竑, 贾莲莲. 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桂林案例[J]. *经济地理*, 2006, 26(1): 151-155.
- [6] 保继刚, 楚义芳. 旅游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17.
- [7] 宋戈.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 [8] 张宏民. 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4-25.
- [9] 王凯, 谭华云. 凤凰城旅游景区转让后的效应评价[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15(4): 37-42.

The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of Rural Touristization at the Urban Fringe ——The Case of Wangjiazao Village in Rizhao City

CHEN Zhi-gang , BAO Ji-gang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Outspread of urban development has many impacts on villages at the urban fringe. Touristization, along with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m.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touristization increases the income of peasants, concentrates rural labor force into one single economic sector, enhances the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on among peasants, chang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 as a whole, renders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challenges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equilibrium of the community.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ouristiz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urban fringe; rural touristization; impact appraisal; Wangjiazao Village